

学习者因素视角下的 大学生英语学习研究

✍ 李睿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学习者因素视角下的

大学生英语学习研究

李睿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前 言

在二语习得研究中，除了第一语言或者母语之外的语言学习都可以被称为“二语习得”，既可以指依赖于自然环境的二语学习，也可以指依赖于课堂教学的外语学习。一般来说，二语习得研究涉及三个领域：学习者因素研究、语言学习外部因素研究以及中介语研究。学习者因素研究一般包括学者的语言能力倾向、年龄因素、性别因素、学习策略使用、学习动机特点、学习风格偏好等具有个体特点的语言学习因素。语言学习外部因素研究包括社会环境、家庭环境、课堂环境和教学方法等对语言学习影响的研究。中介语研究则主要涉及学习者的语言能力研究和语用能力研究，考查学习者的语言学习成果。三个研究领域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存在紧密的关联性。学习者因素亦可称为学习者个体差异，个体差异会使得学习者经历不同的第二语言习得途径，同时，也会影响学习者的第二语言习得速度和成功程度。学习者因素和语言学习外部因素叠加在一起，共同作用于第二语言学习过程，是加速或延缓二语学习过程、推动或制约二语学习效果的重要原因。中介语是二语学习过程中产生的语言，是语言学习的显性结果。因此，三个研究领域分别关涉第二语言学习的内因、外因和效果。虽然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内因和外因共同发挥作用决定着学习的效果，但是学习的起点和根本动力必然来自学习者本身。由此可见，学习者因素是影响二语学习的关键。

对于我国的绝大多数英语学习者而言，英语学习过程基本上是在课堂教学环境中展开和完成的。课堂学习是目前英语学习的主要途径。虽然与课堂教学相关的各种因素共同决定着学生英语学习的结果，但是学习者因素是其中不可或缺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任何学习活动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学习者的学习意愿和学习能力。只有对学习者的因素，尤其是学习者

的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进行充分地了解和分析，才能帮助教师制订更具针对性的学习方案和教学方案，选择更加符合学习者实际情况并能够有效推进学习进程的教学方法，确定更加优化和更加科学的语言学习顺序，真正促进学习进步，实现学习目标。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情况和基本认识，本研究聚焦第二语言习得的学习者因素，结合笔者所在的工作领域和教学环境，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西部高校，基于二语习得领域内权威性和可靠性的问卷量表，采用问卷调查和量化研究的方法，分析和探讨了学习者因素对大学生英语学习现状和学习特点的影响，希望通过本次调研为制订更加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案提供可靠的依据，为探讨大学生的英语学习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001
1.1 研究背景	001
1.2 研究目标	005
1.3 研究意义	006
1.4 调查报告框架	006
第二章 二语习得视角语言学习研究	008
2.1 学习者背景与二语学习	009
2.2 第一语言与二语学习	012
2.3 认知因素与二语学习	014
2.4 情感因素与二语学习	021
2.5 小结	026
第三章 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研究	028
3.1 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研究	028
3.2 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研究	034
3.3 现有研究的不足	040
第四章 调查研究设计	042
4.1 研究问题	042
4.2 研究方法	043
4.3 调查对象	043
4.4 调查工具	044
4.5 调查步骤	045
4.6 问卷评价情况	046
4.7 问卷评价小结	081
第五章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083
5.1 基本信息	083

5.2	生源情况	086
5.3	语言学习经历	087
5.4	常用交流语言	088
5.5	语言水平自我评估	089
5.6	英语教材使用情况	091
5.7	小结	093
第六章	学习者认知因素调查	094
6.1	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英语学习语言依赖调查	094
6.2	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调查	113
6.3	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英语学习风格倾向调查	128
6.4	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英语学习各认知因素之间的关联性	138
第七章	学习者情感因素调查	151
7.1	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调查	151
7.2	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英语课堂焦虑调查	166
7.3	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英语学习各情感因素之间的关联性	179
第八章	结语	186
8.1	主要调研结果	186
8.2	思考和建议	193
8.3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194
8.4	对后续研究的建议	195
第九章	调查数据量表汇总	196
9.1	调查问卷	196
9.2	问卷编码手册	208
9.3	调查数据	215
参考文献		350
国内文献		350
国外文献		363
后 记		373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文化地区。在全区现有的40多个民族中，世代居于新疆的民族除了汉族以外，还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等12个少数民族。各个世居少数民族历史悠久，保留着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多使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基于这一现实背景，少数民族的教育是新疆教育的重中之重。

新疆少数民族的教育以培养“民一汉兼通”的少数民族人才为主要任务，以“民一汉双语教学”为主要模式，既要保留和发展各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又要学好汉语这一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双语教育又称双语教学，指在学校中对第一语言不是汉语的少数民族学生，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本民族语言文字，组织教学活动和传授知识的教育制度或教育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新疆的双语教育经历了恢复调整期、实验改革期和发展推进期三个重要阶段。

恢复调整阶段以1980年为重要时间坐标，这一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开始编写《中小学汉语教学大纲》，标志着新疆的民一汉双语教育逐步进入正轨。在其后的10年间，在注重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同时，汉语教学的重要性也得到逐步提高，汉语从最初的选修科目逐渐过渡为副修科目、主要科目，直至考试科目和高考科目。

1991年至2004年，新疆的双语教育进入了实验改革阶段。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中学双语教学实验框架，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蒙古族的部分民族中学率先在1992年开始数学、化学和物理三科用汉语授课，其他课程学习用民族语言教学的实验改革。1996年开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区教育厅引入国家汉语水平考试,以科学的评价标准促进新疆的汉语教学。1997年,教育厅出台文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中学双语授课实验方案(试行)》,正式对民族中学的理科汉语教学做出发展规划,并提出原则性的规定和要求。2000年1月,教育部《关于内地有关城市开办内地新疆高中班的实施意见》的文件启动了在内地经济发达地区开设新疆高中班的步伐,有力地推进了新疆的双语教育改革。在实验改革的15年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在教育政策、教学大纲、课程标准、教材编写、师资培训、教育设施等一系列双语教育的相关问题上提出了纲要性的指导意见,保证双语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

2004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台《关于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份文件标志着新疆的民一汉双语教育进入全面推进阶段。《决定》明确了新疆的双语教学最终要达到全部课程用汉语授课并增加民族语言的课程的目标,同时依据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将全疆分为大中城市、北疆和南疆市县、农牧区三类区域,分步推进中小学的双语教学,逐步科学完善新疆的民一汉双语教育体系。依照《决定》精神,近10年新疆民一汉双语教育在政策支持、教学执行、师资培养和设施保证等方面协同发展,科学有序地推进着双语教育。民一汉双语教育在提升新疆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和质量方面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对新疆的建设和发展具有积极的贡献。

与民一汉双语教育的科学性和体系化相比较,新疆少数民族的英语教育基本还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新疆少数民族的教育核心任务是在符合我国国情、符合地区实际情况的前提下,依据双语教育政策,整体提高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尤其提高中小学基础教育的水平和质量。相比较而言,英语教育在现阶段还不是新疆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的重心。因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目前的少数民族学生英语教育做出宏观性的建议,并未就英语教学的模式、目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做出具体的规划和规定。众所周知,基础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是整个教育体系中两个紧密衔接的阶段,作为高等教育的前序阶段,基础教育的结果必将对高等教育产生重大的影响。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教学在基础教育阶段(主要是中学教育阶段)实行的是弹性原则。通常,正规的学校教育针

对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习主要执行以下三种语言教学模式：(1) 对民族中学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双语教学大纲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开设英语课程。汉语课程的教学语言为汉语，其他课程的教学语言为本民族语言（如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英语可以作为外语课程开设，但不纳入高考科目。(2) 对普通中学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双语教学大纲的前提下开设英语课程。根据学生的汉语程度，或者文科课程用民族语言授课、理科课程用汉语授课，或者所有课程用汉语授课并且增加民族语言的课程。英语作为外语课程被纳入高考科目，但是英语考试成绩并不计入高考总分中，仅作为高校录取的参考成绩。(3) 对于在普通中学从小与汉族学生一起学习，说汉语、学汉语的少数民族学生，执行国家统一的教学大纲。英语作为一门外语课程而开设，而且是高考必考科目。但是，由于新疆各地区的经济状况和教育水平发展不平衡，这三种英语教学模式的执行只能因地制宜，无法做出统一要求。

在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时，执行前两种语言教学模式的少数民族学生，可以使用本民族文字答卷，称为“民考民”学生；执行第三种语言教学模式的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一样用汉语答卷，称为“民考汉”学生。需要指出的是，对新疆的少数民族学生而言，“民考汉”的学生所占比例比较小，但是他们接受英语教学的时间远远早于“民考民”的学生，有的甚至从小学开始学习英语课程。而“民考民”学生的英语教学未列入必修科目，只是在有条件的地区适当开展英语教学。在开设英语课程的学校中，相比较而言，北疆地区的民族中学和普通中学的“民考民”学生大多从中学开始学习英语，而南疆地区学校的英语课程则是以高中阶段开设为主。符合新疆少数民族学生情况的英语教育模式实际上造成了“民考汉”学生、北疆地区“民考民”学生和南疆地区“民考民”学生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的结果。所以，新疆少数民族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教育现实的确给相关高校的英语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和挑战。

如果说，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学习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困扰了学生后续的大学英语学习，那么在高等教育阶段，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习系统性和规范性不足的情况无疑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英语学习。目前，高等院校中大学英语的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教材编写等基

本上是根据内地汉族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并未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学习实际情况。包括新疆在内的民族地区的大学英语教学一般都是参照已有标准，各相关院校再结合本校少数民族学生的具体情况自行调整培养计划。由此，造成了少数民族学生的大学英语教育体系完备性较差、指导性欠缺、规范化不足的问题。高校的少数民族学生大学英语教学在现阶段突显的问题是，既无法统一于国家普通英语教学指南和大纲提出的大学英语课程要求，又缺乏系统科学的适合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习的大纲标准和课程教材。

而且必需要指出的是，英语学习对于新疆少数民族学生而言其实是第三语言的学习活动，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学习任务远远重于汉族学生。一方面，他们既要不断提高本民族语言的水平，又要熟练掌握汉语，还要学好与本民族语言和汉语完全不同的英语。这对学习者的学习时间、学习精力和学习能力等各方面都提出了一定的挑战。正因为如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未在少数民族学生基础教育阶段刻意规定和强调英语学习，旨在充分保证学生学好本民族语言和汉语。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在进入英语学习之前，已经拥有了本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学习经历，已经习得和掌握的语言以及过去的语言学习经历都会迁移到英语学习中，在某种程度上积极地或消极地影响着他们的英语学习。

以上客观事实都表明，新疆少数民族的英语教育远未到达民一汉双语教育那样的科学化、系统化和规范化层面。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教育尚处于摸索的初步阶段，其发展任重而道远。对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目标而言，在现阶段就提出培养“民、汉、外（英）兼长”的少数民族人才还不完全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的实际情况。但是，着眼于未来的长远发展，逐步加强少数民族学生的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不但有利于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且有利于各民族共同进步和个人发展。“立足当下，未雨绸缪”正是本次调查研究构思和选题的指导思想。只有广泛了解新疆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习的现状，才能真正提出对新疆少数民族学生英语教育推进和改革的建设性意见，才能有的放矢地促进和发展新疆少数民族的英语教育。

1.2 研究目标

尽管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教学执行的是弹性制，但是当学生进入高等教育阶段，英语学习几乎是无法回避的。如何在大学对新疆少数民族学生有效地开展英语教学，是新疆乃至内地相关高校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新疆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①显示，维吾尔族1130.33万人，约占全区总人口的48%以上，而其他世代居住在新疆的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等少数民族的总和约占全区总人口的14%（除此之外，新疆的汉族人口约占全区总人口的37%），由此可见，维吾尔族人口数量是其他各少数民族人口数之和的3倍多，维吾尔族是新疆最主要的少数民族。因此，就新疆少数民族的教育研究而言，维吾尔族学生的教育状况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正是基于上述现实情况的考虑，本次调查以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英语学习现状为研究切入点，希望通过调研了解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的特点，进而管窥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教育状况。我们更加希望调研结果能够对维吾尔族大学生或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教学工作有一定的启示，有利于新疆少数民族的英语教育的推广和发展。

本研究拟从二语习得视角对新疆维吾尔族大学英语学习者的学习现状展开调研。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英语学习是在熟练运用维吾尔语和掌握一定汉语的基础上开展的，属于二语习得研究范畴。二语习得语言学习研究主要包括三大领域，即学习者因素研究、语言学习外部因素研究以及学习者中介语研究。语言学习外部因素和学习者因素影响语言学习的整个过程，而中介语则直接反映出学习者在语言学习过程中逐渐向目的语过渡的状态，是语言学习成果的一种表现。大量相关研究显示，在英语学习中，相比较外部因素对语言学习的影响，学习者因素才是决定其学习成效的关键。因此，本研究聚焦学习者因素，调查和了解各种学习者因素对维吾尔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的影响，重点从学习者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两个方面考查维吾尔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的特点。系统了解维吾尔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现状是改

^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主要年份民族人口数》,数据显示日期2017年3月15日,
<http://tjj.xinjiang.gov.cn/tjj/rkjy/201703/8e0a0df32e5e46b6b568ee191b0708f4.shtml>

善维吾尔族大学生英语学习和策略、提高学习效率的关键。本研究希望调研的结果能够为今后针对维吾尔族大学生英语教学的各个环节，如教学大纲设置、教学计划制订、教材编写、课程标准与评价标准、师资培训、教学活动安排等提供有效依据，甚至为新疆少数民族英语教育的推进和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1.3 研究意义

由于民一汉双语学习的重任、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其他诸多实际困难，绝大部分维吾尔族学生，特别是来自边远农牧区的维吾尔族学生，他们上大学之前基本没有系统学习过英语，英语程度比较有限，有的学生甚至是零基础。维吾尔族学生英语基础薄弱、水平偏低的普遍现象给大学英语教学带来了现实的挑战和困难。许多基于汉族英语学习者的研究和教学成果与经验，不能完全适用于维吾尔族大学生的具体教学实践，无法有效促进教学。因此，唯有认识和了解维吾尔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的特点，发现其学习的优势和劣势，制订更加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案，才是解决维吾尔族大学生英语学习问题、促进英语教学发展的根本途径。

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英语学习涉及本民族语言、汉语、英语三种语言，已经获得的维吾尔语和汉语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们的英语学习。从某种程度上讲，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英语学习状况不同于汉族大学生，也不同于某些内地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具有二语习得的特殊性和代表性。对该群体的二语学习研究，或可丰富我国的二语习得应用研究。

总而言之，本研究是关于少数民族学生英语教学研究的一次有益探索。研究结果不仅有利于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英语学习，而且对于和维吾尔族学生有着类似或相同学习背景的其他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如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锡伯族等）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4 调查报告框架

本次研究的调查报告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绪论，涉及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是调查研究的出发点；第二章呈现了二语习得理论和相关文献综述，是调查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三章回顾了新疆维吾

尔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现状研究的相关文献，是本调查研究可行性和必要性的基础；第四章是本次调查的研究设计，包括研究问题、调查方法、调查对象、调查工具、调查步骤和问卷评价情况；第五章是关于受试维吾尔族大学生的基本情况调查，为后续调查结果的解释提供一定的依据；第六和第七章是本次调研的核心部分，分别关涉维吾尔族大学英语学习者的认知因素特点调查和情感因素特点调查；第八章是本次调研的结论，包含主要调查结果、对调查结果的思考、本研究的不足以及对后续研究的建议。

第二章 二语习得视角语言学习研究

在二语习得研究中，除第一语言或者母语之外的语言学习都可以被称为“二语习得”，既可以指依赖于自然环境的二语学习，也可以指依赖于课堂教学的外语学习。

一般来说，二语习得研究涉及三个领域：学习者因素研究、语言学习外部因素研究以及中介语研究。学习者因素研究一般包括学者的语言能力倾向、年龄因素、性别因素、学习策略使用、学习动机特点、学习风格偏好等具有个体特点的语言学习因素。语言学习外部因素研究包括社会环境、家庭环境、课堂环境和教学方法等对语言学习影响的研究。中介语研究则主要涉及学习者的语言能力研究和语用能力研究，考查学习者的语言学习成果。三个研究领域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存在紧密的关联性。学习者因素和语言学习外部因素是加速或延缓二语学习过程、推动或制约二语学习效果的原因。中介语是二语学习过程中产生的语言，是语言学习的显性结果。因此，三个研究领域分别关涉第二语言学习的内因、外因和效果。虽然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内因和外因共同发挥作用决定着学习的效果，但是学习的起点和根本动力必然来自学习者本身。由此可见，学习者因素是影响二语学习的关键。

本次调查研究希望探究，是什么样的学习者因素影响并造成了维吾尔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的现状，主要关注学习者诸因素与二语学习的关联性。为了使调查研究工作有源可溯、有理可循、有据可依，笔者从学习者背景与二语学习、第一语言与二语学习、学习者认知因素与二语学习、学习者情感因素与二语学习等四个方面对已有相关研究进行简单梳理。

2.1 学习者背景与二语学习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学习现状千差万别、语言学习背景各不相同。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文化规约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必然影响该民族学习者的外语学习进程和结果,因此,了解学习者基本的个人背景信息(如年龄、性别、语言学习经历和语言学习环境等),是掌握少数民族学生基本学习特征的必要前提。

2.1.1 年龄

年龄被认为是影响二语习得效果重要的个体因素之一,是语言习得研究中的关键问题。长期以来,语言习得的起始年龄(Starting age)、语言习得的最佳年龄(Optimal age)等都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关键期假说(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 CPH)由美国心理学家勒纳伯格(Lenneberg, 1967)提出,是涉及年龄问题的重要概念之一。该假说认为,人的自然语言习得关键期在2岁到青春期之间。进入青春期后,随着大脑语言功能侧化^①的逐渐完成,就不再具备自然高效地习得语言的能力,因此一旦错过这一关键期,学习者的二语习得也很难达到与本民族语言者相当的水平。这一理论在提出之初,主要是针对母语习得者的。一些研究者很快就将该假说推而广之,拓展到二语习得研究领域。我们看到,针对该假说,有大量学者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去检验。基于不同的研究结果,既有支持的声音(Asher & Price, 1967; Johnson & Newport, 1989),也有反对的论调(Snow & Hoefnagel-Hohle, 1978)。随着对关键期假说(CPH)的质疑,学术界又出现了敏感期假说(Sensitive Period Hypothesis, SPH)。该假设同样承认存在一个语言习得能力不受年龄限制的阶段,主张语言习得能力受年龄的影响渐次消退(文秋芳, 2010: 214)。几十年来,关于起始年龄和最佳年龄的争论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然而,克拉申及其他学者(Krashen et al., 1979)经研究发现,尽管年龄较大的外语学习者刚开始在二语词法和句法习得方面具有一

^①大脑侧化(Brain lateralization):人的大脑左半球主要负责语言,而右半球不仅支配着对非语言声音及音乐旋律的感知,而且支配着视觉和空间技能。认知功能和感知功能位于大脑的某一半球上被称为侧化。侧化的过程被认为是一种发育成长的过程。也就是说,大脑侧化在基因中已安排好,但需要时间逐渐实现侧化。

定优势，但最终的二语水平还是与开始学习语言的年龄大小呈现负相关的关系。由此，他们得出结论，从长期效果来看，越早开始学外语越好。

关于年龄与语言学习的问题，国内学者也展开了多维度的研究。从理论研究角度看，国内学者主要是对涉及年龄在二语习得中所起作用的相关理论（尤其是关键期假说）和研究进行梳理、介绍和评价。也有学者对相关问题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简要的讨论（王立非、李璘，2002；郝广伟等，2007；邹为诚、赵飞，2008；杨连瑞、李绍鹏，2009；崔刚，2011）。有的学者则讨论了关键期假说对外语教学的启示（王鸿雁，2002；侯平英，2008）。针对国内外外语教育低龄化的现状，有学者为了探求我国早期外语教育的正确路径，对二语习得关键期假说理论进行了梳理和反思性的研究（陆效用，2004；彭坚，2007；牛强、李开拓，2010；王勃然，2011；沈敬萍，2014）。相关研究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年龄并非影响二语习得的决定性因素，不同年龄段的学习者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具有不同的优势。早期外语教育不是越早越好，而应该注意以掌握母语为基础。刘菊（2013）则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讨论发现，语言学习的敏感期为0~5岁。如果教育者能够根据幼儿语言神经发育的进程，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给予适时的刺激，就可以帮助幼儿在敏感期内形成良好的语言能力。

除了理论探讨之外，我国学者也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以证明和分析年龄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李淑静等人（2003）在对研究生进行英语学习动机调查的时候发现，年龄、性别和家庭背景等因素都对研究生的学习动机有较大影响。从英语学习的起始年龄分组来看，9~12岁开始学英语的分组内，来自大城市的孩子个人发展动机最高。13~15岁开始学英语的学习者，虽然有不同的家庭背景，但是个人发展动机差别不显著。陆效用（2004）调查了研究生的英语水平与小学英语课程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小学阶段是否开设英语课程对学生日后的英语水平起着关键的作用。辛柯和周淑莉（2006）的临界期假说实证研究也证明了上述观点。黄怀飞、李荣宝（2008）的研究关涉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起始年龄与学习成绩的相关性，他们发现不同起始年龄的学习者的中长期英语成绩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明显差异。但是，作者同时也认为不应夸大起始年龄在整个外语学习过程中的作用。马春兰（2012）通过调查少数民族大学生初始英语学习

年龄以及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发现早期接触英语有利于英语学习。因此，英语课堂教学环境下的早期语言接触，不管量多还是量少，也不管有没有课外使用的机会，都会对学习者的英语学习产生积极的影响。

笔者认为，对年龄问题的研究，其最终目的应该是探讨教学活动与年龄的相适应性。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二语习得者，应采用不同的教学手段促进其学习成效。

2.1.2 性别

英文中的“Sex”与“Gender”都有“性别”之意。前者常指男女生理上的性别差异，后者则被赋予更多的社会学意义。Gender这一术语为社会语言学家所青睐，有关语言与性别的相关研究也较多，其中较为受关注的是社会生活中男女两性的话语差异、语用差异等。相较而言，二语习得研究领域中有性别差异的研究并不多见，这是因为该方面的研究涉及认知学、心理学、神经学和应用语言学等，困难较大。“二语习得领域（应用语言学范畴）的性别研究与社会语言学范畴的性别研究是不同的，前者关注过程，后者关注结果；前者关注外语的习得，后者关注外语行为表现及社会因素。”（赖鹏、夏纪梅，2009：58）。

国外有学者研究二语习得能力的性别差异（Burstall, 1975），发现女生所有的二语学习成果的测试成绩明显高于男生。也有学者关注性别差异对语言学习策略使用的影响（Bacon, 1992），发现相比男性学习者，女性学习者会使用更多的学习策略，而且使用学习策略的频率也更高。

在国内有关性别的相关研究中，有的关注语言学习动机、语言焦虑等情感因素中的性别差异（郭姗姗，2010），有的关注学习策略使用中的性别差异（赵德全、周大军，2007；段成钢，2013），有的则调查英语学习风格中的性别差异（姚孝军等，2010），也有的调查性别与二语习得能力之间的关联研究，考查性别差异对二语习得能力的影响（于学勇，2005）。大量研究表明，语音、语调、词汇、句式的习得等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学习动机、学习策略和学习风格中也存在性别差异。

2.1.3 学习经历

学习经历是学习者学习某一知识、技能的过程。它包含过程和结果两个维度。过程强调体验，结果强调经验和教训。早期的学习经历对学习者的